

名家讲堂

深入火热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



刘建东,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河北四侠”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一座塔》,小说集《情感的刀锋》《黑眼睛》《丹麦奶糖》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2022年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刘建东

大学毕业后,我曾在石家庄炼油厂工作过10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创作经验的累积,我日益感觉到生活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不断地回到熟悉的生活现场,让我感觉到,时代在我自己身上投下的重重印迹;让我能感觉到,时代不是一个空泛的词语,而是与个人,与时间,与历史,息息相关的场景与变化;让我深切感觉到,文学的河道从来没有断流。

文学使我获得了想象的力量,但想象离不开个人的生活体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而正是这千差万别的不一样的生活,才构成了纷繁的世界。这几年,我把自己的重心放在我工作过的工厂。重新去打量有着浓重的时代烙印的工厂时,我感到更有一种责任,去真实地书写历史,书写在时代大变革时期,我们所经历的心灵和思想的嬗变。而正是这种责任感,使我更容易看到不足,也促使我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去思考我们这代人的理想与现实、奋斗与追求。我觉得作家们最大的难题是认识自己,然后再去认识世界。但是很多人往往忽视了自己,或者说有意识地越过自己,直接面对世界,把自己凌驾于道义、道德之上,凌驾于时代之上。而一旦从自己的内心去仰视世界时,你才会发现,有些事情是你无法逾越的,你会发现,慌乱与镇定、理想与坚守、美德与妥协……是那么真切地存在着。你无法回避,无法躲藏,它们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工厂是我的写作与生活现场。我并不想简单地复制和再现前辈作家们笔下的工厂,不想为写工厂而写,而是让工厂在我的作品中焕发出独具我们这代人精神特质的光彩。多年来,我始终和工厂的朋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命运与我一样,也随着时代的前行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们有着工厂的标签,同时也有着时代的标签。了解他们,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在时间的经度之上与社会和时代共生的心路历程,寻找他们在社会的价值,也就认识了我自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的命运与人性。我渐渐地发现,那片我熟悉的天地,其实有更多令我感动的人格的魅力、命运的激荡。它们是我不知道的现实中的秘境,吸引我去探访,去重新发现。它越来越广阔,文学也因为与其相遇,而显得生机勃勃。于是我

开始写“师傅与徒弟”的故事,写那个我熟悉的环境和我熟悉的人。进入这样的写作空间之中,我发现,我更容易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容易透过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去仰望这个时代,去书写这个时代。我也才发现,只有最细微的所在才是真正的现实,只有最容易忽视的身旁才是历史的起点。

工厂系列的小说会一直成为我写作的动力和源泉。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作家根本无法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去写作。深入生活其实是尊重生活、尊重生活的规律。不能想当然地去借深入生活之名,以高于生活的姿态去了解生活。只有尊重生活,与生活真正地融为一体,才能获得更真实的感受,才能收获文学的发现之美。在最初若干年的写作实践中,我很少去触及我身边的生活,我总感觉自己的生活枯燥狭窄,工厂单调而乏味的生活限制了我的想象,甚至我对眼前的生活视而不见,并感到了厌倦。那些炼油设备与装置,那些每天打交道的人,都无法激起我创作的热情。在我看来,自己生活之外的世界更加广阔而远大。因此,我想着尽可能地要逃离自己生存的环境。而我写作的核心,也总是无端地绕开身处其中的工厂。后来,我如愿离开了工厂,离开自己感觉到限制了自己写作思维的地方,我做了一名文学工作者,离我追求的文学更近了,但是自己的创作却总感觉并没有那么真切地触碰到现实的真相,没有写出现实的痛感,笔下的世界反而越来越小。所以当我重新回到工厂,回到我曾经挥霍过青春的地方,回到那些我熟悉的人们当中,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想要离开的生活、远离的地方,才是最广阔的世界,才是文学得以滋生的地方。福克纳一辈子都在写约克纳帕塔法县,写与他的心灵息息相通的生活,而他的作品走向了世界。所以,一个作家只有深入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之中,只有从最心灵相通的人身上,才能抓住时代的影子,才能有足够的勇气说,我在这个时代之中,我书写这个时代。

工厂是时代的一个缩影,我要通过它去仰望时代,仰望社会,仰望人性的光辉。说到底我要写人,写在这个特殊环境中的人,他们命运交叉的故事,其实也代表着时代的足迹,只有人们多姿的心理、丰富的感情、跌宕的命运,才能让我们把握住我们所处的时代。所以我选取了这个独特的角度、一个特定的人物的关系——师傅与徒弟。从时间的经度上来说,他们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是中国工业大格局中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从情感的经度上来说,他们在工业之中,却超越工业,对社会有他们敏感的认知;从他们互相之间的纬度上讲,他们是一对矛盾的共生体,有师徒间的传承,有情感的维系,当然也有对待社会的迥异看法。他们是一种血脉、一种温度。这样一种令人温暖却又复杂的关系,让我觉得,人性会在彼此的工作、生活、感情和思想交锋中得到最大的展示,而心灵也会由此才能找到通向理解的坦途。而文学归根结底就是要写出内心通向世界的艰难,它是点缀时代的绿荫。所以,在每一部小说中,我都做着这样的努力,努力让小说中的人物,让我重新定义了师傅与徒弟,和我一起,试着通过我曾经熟悉却厌倦过的装置、管线,通过电焊的弧光,通过高高的炼油塔,去抓住我们热爱的这个时代。现在回头看看,是师傅们、徒弟们多彩的人生,是那些工厂的故事,给了我一次次牢牢抓住时代身影的机会。感谢生活。

作品赏析·散文

光阴深处的沉香

□杜彩欣

童年是生命里一首最纯朴的歌谣,温柔着沧桑岁月。我的童年是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小乡村度过的,那些喧嚣而耀眼的年华,长出的万紫千红的记忆,梦里的故乡、雪野、村落……遥远得如一部古老的默片,安放在散发着沉香的光阴里。

忆起童年,色彩是斑斓的。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捉“知了猴”了。傍晚小伙伴们踩着夕阳的余晖到河边柳林里寻觅那一个个神秘小孔洞。大约如手指头那么粗的,是知了猴已经爬走的洞。找到那些绿豆或者玉米粒大小的洞,用小拇指小心翼翼地扒开,渐渐地就看到一只深藏在地下的“知了猴”了。回到家里,把捉来的“知了猴”罩在一个大筛子里,满怀期待地等它蜕皮,好奇的我每隔一会,就要跑去打开筛子,看看它变了多少。脱壳是“知了猴”最美的一刻:背上裂开一条缝,头从褐色脆硬的壳中拱出来,头和身体奋力向外向上仰起,露出淡绿色柔纱般吹弹可破的蝉翼。终于在某个瞬间,金蝉完美脱壳。看到这个惊人蜕变,我们围着筛子又叫又跳,开心不已。时隔多年,那种曾经的欢乐依然浓厚地沉淀在心底。

月色如银的夏夜,小伙伴们拿了从河滩上拣来的鹅卵石,争先恐后地在石碾子用力摩擦打火,看谁的石块又大又漂亮,看谁打出来的火苗最壮。比赛完毕,大家就开始在周围的麦秸垛、草堆、大树后面捉迷藏。我们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决定一个人留在原地,其他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安全、最隐秘的方式躲起来。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伙伴,就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背后,迅速用双手蒙上她的眼睛,猛然间大喝一声,看到她吓得惊慌失措的样子,大家都“咯咯咯”地开怀大笑起来。满天的星星陪伴着我们,月亮用她那皎洁的光辉抚摸着大地,伙伴们不自觉地哼起了熟悉的儿歌:小河水哗啦啦……

最让人怀念的就是夏夜乘凉的时光了,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蝉鸣、此起彼伏的蛙叫,老槐树下,兄弟姐妹们在爷爷身旁围成一圈,安静地像小水滴一般,听爷爷讲神话《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和抗日战争故事。爷爷摇着蒲扇,讲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他的故事仿佛是暗夜里一道神奇的光,点亮了星星和月亮,点亮了村庄里所有黑暗的门窗,领着我们在故事里前行。飞来飞去的萤火虫,那绿莹莹的光闪闪烁烁,燃亮了我整个童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放学了,小伙伴们背上柳条筐去地里拔草、拣麦穗、拾花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贴补家用。有一次,我们挖到好多遗落在地里的洋姜,清洗干净晾干,放进陶罐里,然后把盐、花椒、辣椒、醋等调料用清水烧开后倒进去。密封几天后,小心翼翼地取一颗腌制好的洋姜,咬一小口,脆脆的、酸酸甜甜略带咸味,觉得是无上美味了!酒香的沉郁也掩盖不了那种泥土的清香和阳光的味道。格外怀念就着洋姜喝粥吃馍的温暖回忆,一丝丝一缕缕,勾起我的无尽的乡愁。

那时镇上有个收购站,每年都会收蝉蜕、蕨菜和簸箕虫等做药材。秋天我和姐姐一起去木道沟割蕨菜蔓,割回家晾干,用木棒敲打蕨菜,收集在竹篮里,满怀希冀地、一路小跑到收购站去卖。有一次整整卖了9元钱,我们非常开心,商量了一下,花2元钱给爷爷买了几颗硕大的水蜜桃。姐姐说爷爷年纪大了,要多给他买些好吃的。花2元钱给我买了心仪已久的海绵磁铁文具盒。花5角钱,给姐姐买了一只精美串珠发夹别在发间。余下的钱,放进一只黑色小瓦罐里。这口储钱罐就是我儿时的梦想,每天晚上都要拿出来摇一摇,听听硬币哗啦啦的清脆声响,才能进入梦乡。存钱罐就是我们的聚宝盆了,就像马良的神笔一样充满魔幻的力量。

童年,是永远不被遗忘的念念不忘,安放在内心最柔软地方。当我们在成人世界累了、倦了,那颗赤子之心可以冥冥之中引领我们穿越生活的迷途,寻回本真的方向。纵然时光飞逝,这段生命历程渐行渐远,但却成为我一生最美的珍藏。

如一段童谣般,作者讲述了她童年的美好回忆,内容生动有趣,语言华美丰赡。读来,令人欣然颌首。

这是游子对家乡的赞美诗。作者童年的乡居生活可能很贫瘠,但孩子们却无忧无虑地尽情玩耍。他们还苦中作乐,把劳动当成了改善生活、实现美好愿望的途径。作者和姐姐通过劳动收获了文具、饰品,还给爷爷买了好吃的。此时,他们是快乐的、自豪的。读者有理由相信:作者会把这一份快乐珍藏起来,作为一件随身的行李带到遥远的岁月里,然后不断地回味、不断地美化。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很唯美,也很时尚,适合记录往昔时光。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个题目用来写北方的心情往事可以,叙述南方水乡的某处记忆也行;写赏心乐事也行,写传统文化、习俗、技艺……也可。

【赏读 武瑞春】



扫描二维码加
“燕赵晚报”公众号
发送“培训”报名。

文学培训招生邮箱 715093303@qq.com